

鬥陣特攻®

往事如昔



ALYSSA WONG 短篇作品

# 往事如昔

短篇故事

*ALYSSA WONG*

插圖

*ARNOLD TSANG*

巴帝斯特醫護兵參考原型

*NATHAN BROCK*

巴帝斯特初始參考原型

*HONG-CHAN LIM*

巴帝斯特初始概念

*BEN ZHANG*

版面與設計

*BENJAMIN SCANLON*

編修校譯

暴雪中文化團隊





## 往事如昔

「來，阿姨，深吸一口氣。」巴帝斯特說道。七十幾歲的里布女士依然精神抖擻，坐在醫療椅上，穿著塑膠拖鞋的雙腳懸在半空中晃呀晃。巴帝斯特把聽診器貼在她的背上，聽著她的呼吸聲。「好，不錯。」

「年輕人，有什麼有趣的發現嗎？」她一邊伸展著一邊說道。他們兩個四目相交時，她眨了眨眼。

「沒什麼特別的，一切聽起來都很正常。」巴帝斯特把聽診器收了起來，伸手扶她走下醫療椅。他今天披著白袍、穿著看診時的服裝。「妳的報告應該一兩個禮拜就會出來。蒙德希爾醫生到時候會打電話給妳。還是我要叫她打電話跟妳的姪子講？」

「我有手機。她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我。」里布女士伸伸懶腰，她那華美的手鐲在她的手腕上碰出了響聲。她抓著巴帝斯特的的手，緩步地下了醫療椅，踏在了鋪有油氈的地面上。「你也可以打給我啊，但是我好像還沒有你的電話號碼。」

巴帝斯特帶著她走出了診療室，回到了走廊。「抱歉，我很快就要離開城裡了，所以我可能沒辦法關注妳後續的醫療狀況。不過別擔心，蒙德希爾醫生很厲害，她會好好照顧妳的。」他把她交給了看起來十分忙碌的櫃台人員，隨即快步走向大廳。

這間小診所人滿為患。病患不斷湧入，診療室裡的工作一刻都不得閒。即便時間已經接近傍晚了，還是有很多人坐在外頭大廳的塑膠椅上等待看診。

蒙德希爾醫生從第二診療室出現，像是這股風暴中的安穩支柱。她單手上拿著資料板，頭上的辮髮紮在一起。她透過眼鏡看了他一眼。「里布女士狀況如何？」

巴帝斯特靠到牆上。「她看起來健康狀況良好。血壓在正常範圍內，肺部聽診的結果不錯，肢體反射也沒有異狀。我把詳細情形都寫在她的表格裡了。」

「她有跟你要電話號碼嗎？」

巴帝斯特嘆了口氣。「有。」他說道。

蒙德希爾醫生露出了笑容，把資料板夾到了腋下。「我就說吧。你是怎麼跟她說的？」

「我實話實說——我告訴她我只會留在這邊幾天，之後會由妳接手繼續照料她。」巴帝斯特回頭看了看大廳。里布女士靜靜地坐在一張椅子上，一邊玩著手機遊戲，一邊等著她的姪子來接她離開。在她對面坐著一群同樣正滑著手機的青少年，他心想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正在連線對戰。

「啊，但我可沒有你的肌肉，尚巴帝斯特。」蒙德希爾醫生說，拍了拍他的二頭肌。她的嘴角揚起了一抹微笑。她朝櫃台走了過去，身上的白袍在身後飄逸著。「可惜你星期五就要離開了。這麼多年來你還是第一次留在這裡這麼久。」

他們兩個小時候一起在和平港外頭的孤兒院長大。她努力用功，上了醫學院，而巴帝斯特則是在加勒比海聯盟服役。他們孩提時期的夢想就是要為附近的人民開設一家診所，巴帝斯特花了自己一部份的積蓄實現了這個願望。一直到現在，他都還是會盡可能地寄錢回家。

「你知道我沒辦法在同一個地方待太久。」巴帝斯特說道。在利爪還四處找我的情況下。他沒說出後面的話，但兩人都心知肚明。他跟著她來到了櫃檯後方的書架。診所的病歷資料都保存在這個地方；雖然診所裡已經有數位化的系統了，但蒙德希爾醫生還是會把資料印出來。就這方面來說她還滿老古板的。「需要我幫妳拿嗎？」他看著她墊起腳尖伸手去拿書架頂端的東西問道。

「你少得意了。」她說道，把一本紅色的活頁夾拿了下來。活頁夾的側面有用油性奇異筆寫的年份。

「只是想用這些肌肉幫點忙嘛。」巴帝斯特說道。他發現她在翻找活頁夾裡的資料，皺起了眉頭。「怎麼了嗎？」

蒙德希爾醫生瞥了擠滿人的等候區一眼，並壓低了聲音說道：「你可以幫我去看一下藥品櫃嗎？」

巴帝斯特低下頭看了看文件。那是張存貨清單。他在今天稍早時已經檢查過藥品存量了，結果不慎理想。除此之外，架上很多地方都是空的。「沒問題。妳需要什麼？」他問道。

「每個東西都需要一點。」她用很小的聲音說道，快速地把活頁夾合了起來。她把它放回了架上，並開始翻找起旁邊那堆塞滿了整個空間的資料夾。「但事到如今，幫我拿現有的存貨來就可以了。如果你有空的話……」

巴帝斯特把一隻手搭在了她肩上。「蘿賽琳，怎麼了？」他小聲地問道。「診所的錢快要花光了嗎？」

「現在時機不好，不過真正讓人頭大的是聖克萊爾製藥一直調漲價格。我們之前就快要付不出藥品的錢了，現在更是不可能。」她說道。她揉了揉雙眉間的皺紋。「是犯罪份子搞的鬼。之前有人因為誤用了假藥前來投醫，真不知道裡面都加了些什麼。但是大家有什麼選擇呢？不吃藥然後飽受病痛，不然就是賭一把看能不能吃到有用的藥……」

「那跟沒有選擇是一樣的。」巴帝斯特接了她的話說道。他看向外頭的等候區、看向那些正耐心等著看醫生的人。想要幫助他人但卻力不從心是件讓人痛苦的事。他很久以前就體悟了這個道理。「有什麼地方是我能幫上忙的嗎？」

蒙德希爾醫生微微一笑。她看起來十分疲倦。「除非你會變魔法，不然我看應該是沒轍了。像沃南·聖克萊爾這種人就是這樣。就算是自己的人民已經命懸一線了，他也不會悔悟的。」

「要是捍衛者還在的話，他們早就把他趕跑了。」櫃台人員咕噥道。他年紀很小，差不多剛剛邁入青少年時期而已，看起來卻跟蒙德希爾醫生一樣疲憊。巴帝斯特心想不知道這間診所已經苦撐多久了。

「就像我說的，需要魔法。」蒙德希爾醫生淡淡地說道。

靠在牆上的其中一位青少年站起了身子。「我聽說捍衛者回來了。」她說道。她的朋友也抬起了頭來。在他不在的這段時間，這些孩子成長飛快。他記得他上次來到這裡時，他們都還只是在鄰里到處跑跳玩樂的小學生。那是在四年前，當時他正準備離開利爪組織。

巴帝斯特靠到了櫃檯上。「真的嗎？妳是從哪裡聽說的，伊絲特？」



伊絲特聳了聳肩，繼續低頭看向她的手機。「如果你懂門路的話，網路上到處都有這個消息。」

「網路上的東西不應該照單全收的。」巴帝斯特愜意地笑著說道。但他可以理解；他在還是青少年的時候也憧憬過捍衛者。他崇拜過光鮮亮麗的英雄，會出現在電視節目和徵兵海報上面的那種；負責維護世界和平並保衛人民的英雄。

他也曾一度嚮往成為這樣的角色，所以他當初加入加勒比海聯盟，成為了醫護兵。只是捍衛者從未來過海地，早在捍衛者土崩瓦解之前，他早就默默放棄這些抱負和理想了。幫助人民的方法有很多，而且也不是每個方法都跟把臉放在海報上一樣輕鬆。

「伊絲特，接下來該妳囉。我們去第一診療室吧。」巴帝斯特說道。伊絲特站起身，拍了拍她的短褲。她包包的背帶上有個用油性奇異筆畫的捍衛者標誌。當她發現他正看著那個標誌時，她用手把它蓋了起來，並撇過了頭。



巴帝斯特離開診所時已經是晚上了。他堅持要待到所有病人都看完診才離開。你讓我好沒面子，蒙德希爾醫生打趣地說道，忽略了如果只靠她就不會忙到破曉的可能。能有幫手真好。

這裡是他的歸宿：努力工作、照料鄰里的男女老少。走在街道上的他體認到，他其實很想念家鄉。蟬振翅所發出的響聲；又濕又熱、令人熟悉的夏天氣息；街角攤販烹調豬肉的香味——一切的一切都令人懷念。自從離開海地、離開利爪組織之後，巴帝斯特繞遍了世界，每個地方都只停留一段時間。但他最後卻總是會回到和平港這裡。

這麼多年來你還是第一次留在這裡這麼久。

有時候他真希望自己可以留下來。但這太危險了，不僅對他自己，對蘿賽琳以及里布女士等人來說也是。他在同一個地方待得越久，就越有可能被盯上。一旦他被利爪組織發現，他們鐵定會想都不想就把附近一起掀了。

「浪費剩下的時間也沒有意義。」他向上仰望星空，大聲說了出來。牆壁斑白的建築物上方，廣闊天空掛著一輪接近飽滿的明月。「尤其是在如此美好的夜晚更是不能如此。」

巴帝斯特前往他最愛的一間名為李福的酒吧。那邊是當地十分受歡迎的好去處，而且巴帝斯特在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跟酒吧老闆李福先生認識了。開朗、友善的他以前常常會在炎炎夏日請巴帝斯特和蘿賽琳喝幾杯木瓜果汁。李福酒吧是人們放鬆的好所在。

但今天狀況有點不對勁。儘管夜已深，李福酒吧裡卻幾乎沒人。只有兩個人坐在吧檯前。其中一人身材魁梧，粗壯的臂膀上紋有刺青。他的打扮像是名觀光客，穿著俗氣、印有熱帶風格花樣的襯衫，戴著太陽眼鏡，黝黑的頭髮裡參著一縷宛若雷電的白髮。

「這東西叫什麼？」他正在跟被困在吧檯後面的李福先生對話。他手上拿著一杯以蘭花點綴、色澤鮮明的雞尾酒，在他那偌大的手中，酒杯顯得十分渺小。上次巴帝斯特看到那雙手的時候，上面穿戴著戰鬥用護甲，粉碎了某個人的喉嚨。「很好喝欸。不，我是說真的，好喝極了。小阮，你覺得呢？」

另一個坐在吧檯的男子是個身形瘦弱、穿著講究的越南人，他轉過頭看了巴帝斯特一眼。一頂巴拿馬帽棄置在他身前的吧檯上。「可終於來了。」他輕聲說道。這道冷冰冰、毫無情感的



聲音，巴帝斯特再熟悉不過，之前每次出任務聽取匯報時都是聽著這樣的聲調。「希望這趟來是對的，莫加。」

身材魁梧的男子轉過身。當他看到巴帝斯特時，露出了一抹爽朗而豪邁的微笑。「嘿，兄弟。」他說道，聽得直讓巴帝斯特豎起寒毛。「你該不會以為可以躲我們躲一輩子吧？」



四年前：

他們在破曉時分抵達了蒙特克里斯蒂。登陸艇降落在了海灘上，它的螺旋槳持續旋轉、擾動著氣流。在登陸艇裡，巴帝斯特與他的小隊隊員並肩而坐，膝蓋上放著他的步槍。他們一路隨著登陸艇顛簸，載具引擎所發出的聲音有如自己的心跳，不斷轟鳴。

「你可以安全著陸了。」小阮說。分析員的聲音透過巴帝斯特的耳機傳了過來，冰冷的語調直刺心扉。

「嘿，兄弟。在想什麼奇怪的事情嗎？」莫加推了推巴帝斯特的肩膀並露齒微笑。在他靠過來的同時，他壯碩軀幹上所穿戴的那身護甲因為被擠壓而發出了聲響。他胸口上亮紅色的利爪組織徽章特別醒目。「我知道你所想的那些事情不方便在正規的公司裡說，但我們可不是什麼上得了檯面的組織。說吧，你都在想些什麼？」

巴帝斯特也笑了。「比你那小腦袋想得多就對了。」

莫加大笑出聲。「可別得意忘形了。我腦海裡可是住著大文豪莎士比亞呢。」他輕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額。

莫加喜歡裝成一個野蠻而糊塗的大隻佬。但他其實既狡猾又危險，巴帝斯特很慶幸他有這些特質。他們剛加入利爪組織的第一天就結識了，巴帝斯特第一眼就注意到他。確實很難不特別注意；高大挺拔的莫加在眾多新兵中鶴立雞群，有話直說的他性格表露無遺。他有種魅力，能讓與他素昧平生的人感受到一股老友才有的溫暖。

莫加在當時也注意到了他。他拉攏巴帝斯特到他的群體之中，無處不罩著他。「我感覺你懂我，巴帝斯特。」莫加這樣告訴過他。「只要我們合作，就可以爬到最高的位置。」

這句話對當時的巴迪斯特來說十分悅耳，他們兩個也自此形影不離。他們在戰場上互相照應、並肩作戰時，感覺只要彼此聯手，就沒有跨不過的阻礙。

「立正！」他們的指揮官庫埃爾瓦隊長吼道。他走在一排排士兵之間那狹窄的間隔裡。「普拉亞黑幫最近一直進犯我等的領域。我們的任務是找到並消滅他們的首領：丹尼爾·費南德茲。我們已經掌握了他藏身處的位置；我們要攻進去、宰了他，然後全身而退。清楚了嗎？」

「清楚！」巴迪斯特與其他同胞齊聲吶喊。

在他們於蒙特克里斯蒂上空盤旋之際，巴迪斯特內心縈繞著一股難以排解的不安。每個人都鬥志高昂，隨時準備好在落地後全心投入作戰，但他們的笑聲給人一種空虛的感覺。

也有可能是他多慮了。最近的幾場任務相當艱鉅，其中幾次的行動還把平民給捲了進來。這點使得巴迪斯特心煩意亂。他之所以加入這個組織是因為他無處可去。在經歷了先前的幾場任務後，他開始思考是否應該離開。

但他知道事情沒有這麼簡單。離開利爪組織唯一的方法就是躺在棺材裡被運走。

登陸艇降落在沙地上，發出了一聲沉悶的巨響。抓著武器的巴迪斯特在座位上震了一下。這下衝擊使得他朝莫加那堅實的護甲撞了過去。

「降落地點安全。」小阮的聲音播送在他的耳際。「出發。」

話音一落，艙門便打了開來，庫埃爾瓦隊長隨即轉身面向外頭的沙灘。他們前方是一座小型的漁村，既安靜又昏暗。透過窗戶看進去沒有半點燈光。「我們走！」

巴迪斯特佇立在那，而莫加就站在他身旁。「不管你在擔心著什麼，都別想了。咱們只管衝進去，完成任務，然後領錢。」莫加說道，聲音小到只有巴迪斯特能聽見。他提起了他那兩管有成人體型那麼大的機槍，好像它們輕如羽毛似的。他背上的冷卻液箱在微弱光線的照耀下發出了光芒。他拉高了音量，讓在登陸艇另一頭的人也能聽到。「好了，誰想要來點樂子啊？」



「我請你喝一杯吧。」莫加說。他坐到了巴迪斯特右側的吧檯前，壯碩的體型擠在巴迪斯特身旁。小阮則是坐在他的另一側，面無表情、冷冷地望著他。「老弟，你想要一杯這個嗎？超好喝的唷。」

「你們兩個在這裡做什麼？」巴迪斯特小聲地說道。他可以從這裡數出酒吧共有幾個出口：撞破牆上的窗戶、穿過廚房從後門溜走、走前門，每個選項感覺都遙不可及。

「正如你所見，我在享受著溫暖的陽光以及那舒服的海風。」莫加指了指他身上的襯衫說。那上面佈滿了醜陋鸚鵡的圖案，設計師為牠們的眼睛選了個難看的黃色。「這讓我想起了家。利爪組織的總部什麼都沒有，能夠偶爾到羅馬以外的地方走走真是不錯。」

「你又不常待在總部。」小阮刻薄地說著。「我這次可不是來觀光和交朋友的。」

莫加聳聳肩。「我在試著好好享受這趟工作之旅。巴迪斯特，你看我都遇上了些什麼麻煩。我幫他買帽子，他就是不戴。」

小阮用極端厭惡的眼神看著吧檯上的那頂巴拿馬帽。他的鼻子上有著一道曬傷的粉紅色痕跡。

莫加伸出他那粗壯的手臂，一把環繞住巴帝斯特的肩膀，把他擠壓地就要喘不過氣來。「反正呢，我們剛好因為工作的關係來到了這座城鎮，我心想『嘿，我好幾年都沒見到我的朋友巴帝斯特了耶！他說不定會想要跟我們一起喝一杯敘敘舊。』」

事情如果跟莫加或小阮扯上關係，就一定不會是巧合。巴帝斯特在過去四年一直躲著利爪組織；他們不費一番勁兒還真是找不著他。這件事情絕對跟莫加脫不了關係。「有話直說吧。」巴帝斯特直截了當地說道。

莫加把手伸過吧檯，逕自拿了一瓶蘭姆酒以及幾個玻璃杯。李福先生已經默默地從後方溜走了，不過這樣也好。「別這麼冷漠嘛。自從上次在蒙特克里斯蒂的行動之後我就沒再看過你了。」他向下看了巴帝斯特一眼，雙眼燃燒著。

蒙特克里斯蒂。尖叫聲、煙霧、著火的房屋。他奔跑著，肺部疼痛無比，他知道自己得逃出去才行……

「是有一段時間沒見了。」巴帝斯特說道，把手肘靠在吧檯的檯面上。他能夠感受到胸腔裡那激烈的心跳聲。

「都四年了，你連一封信都沒寫給我們過。這讓我好傷心啊，兄弟。」他大力捶在自己的胸膛上，力道之大讓巴帝斯特不禁縮了一下。「你這段時間到底都在做些什麼啊？在到處風流嗎？還是環遊世界？先別告訴我好了。我們在回利爪組織總部的路上有的是時間。」

「我不會跟你們走的。」巴帝斯特說道。

「我們不是在尋求你的同意。」小阮說道。他的聲音像一把利刃似的撕裂了現場的氣氛。

莫加嘆了口氣。「你講話還是這麼窩心。我們這位仁兄的意思是說，你可以盡量反抗，但我們都知道結果會是如何。而且要是你發生了什麼事情的話，誰來拯救你那間診所呢？你得要顧全大局啊，巴帝斯特。你只要跟我們配合，幫助我們完成工作，我相信一切都會沒事的。」

莫加那隻搭在他肩上的手臂很沉。重量可能有一個小孩那麼重。在巴帝斯特有辦法逃脫之前，莫加肯定可以先攆倒他。他可以感覺到自己手上握有的籌碼越來越少，就像枯死的樹葉那樣一片片凋落。一定有出路的，就只差找到它了。「是什麼樣的工作？」巴帝斯特說道。

莫加豪爽地給出了一個奸詐的笑容。巴帝斯特認得這種表情——這是在莫加覺得自己已經贏了的時候會出現的表情。「你應該很熟悉聖克萊爾製藥，就是他們提供藥品給你的診所的，對吧？」

巴帝斯特心想，海地這裡有哪個醫療機構不是跟他們進貨的。

「付得出錢的應該都是跟他們買的。」坐在巴帝斯特另一側的小阮說道。他把其中一個玻璃杯滑到了巴帝斯特面前。正常來說，這種行為是一種禮貌。但如果是小阮遞酒給你的話，感覺就像是個威脅了。「他們是幫短視近利的貨色。如果有獨佔的機會，應該要好好操弄市場。要是把價格抬得太高，最後只會讓大家都買不起而已。」



莫加舉起了自己的酒杯，敬了他們兩位。「沃南·聖克萊爾是個壞蛋，就跟我們一樣。但差別在於他最近有點變得不受控，開始不還錢給利爪組織了。他正在快速累積財富，從你我同胞的身上把錢偷走。所以我們要去拜訪他，提醒他他之所以能成功都是拜誰所賜。」

蘿賽琳說過，得要靠魔法才有辦法讓沃南·聖克萊爾改邪歸正，而且診所也正迫切需要藥品補給。巴帝斯特雖然不會魔法，但是……「稍微關照他一下。給他施壓。」他緩緩說道。

莫加笑了。「我就知道你的想法會跟我一樣。我們在想他應該會比較容易聽當地人的勸、聽他認識的人的勸。只要方法用對了，他一定會很樂意提供一切所需給你的診所。」



巴帝斯特淺嚐了一口蘭姆酒，估量著他手中的籌碼。他從來沒有和聖克萊爾本人碰過面，但是他也是在和平港長大的。這可能是他能為診所爭取所需的唯一機會。但是另一方面，以他對莫加和小阮的瞭解，他們兩個一點都無法信任。

他們剛才給他來了個出其不意；這表示他們早就料到他會來這裡，進而事先就定位等著他的到來。他們也知道診所的事，所以就算他找到機會逃跑，也只會讓蘿賽琳和大家身陷險境。一對一單挑的話，對上小阮還有贏面，但莫加這個惡魔一樣的大塊頭就想都別想了。更遑論是同時對付兩人。

巴帝斯特猶豫了片刻。接著他也舉起自己的酒杯敬了莫加，肚子正如狂風暴雨般翻攪不已。「你們沒留給我什麼商量的餘地。不過如果事情是這樣的話，我願意一起行動。你們有什麼計畫？」

小阮遞了一封上頭沒寫字的信封過來。「細節都在這裡了。在你抵達安全的地方之前不要打開來看。讀完裡面的內容就燒掉。」他說道。

當巴帝斯特伸手去拿的時候，小阮把它拽在了手裡一會兒。他們四目交接。「我並不同意讓你跟來，奧古斯丁。我本來是跟莫加說要找個可靠的人，但是他很堅持。給我好好幹。」小阮這才放手，退回他自己的座位上。

巴帝斯特把信封塞進了口袋裡，把這件事情暫且拋諸腦後。「那麼，任務結束之後會怎麼樣呢？」他說道。我們之間會怎麼樣呢？後續又會是如何呢？

畢竟，只有躺在棺材裡的人才能離開利爪組織。



莫加笑了，那隻搭在巴帝斯特肩上的手臂依舊沉重。「別擔心，兄弟。」他說道。他把手伸進口袋，抓出一疊鈔票放在了吧檯上。巴帝斯特不用仔細去數也知道，這筆錢不只足以結清今晚的費用，就連下週的酒錢大概也都付清了。

分析員率先起身離開坐椅，像一道陰影那樣溜進了黑暗之中。在黯淡橘光的照耀下，莫加門口停下了腳步，身影高大如山。懸吊在天花板的燈泡旁飛舞著幾隻發出嗡嗡聲響的蚊子。

「明天一早見了。」他說道，隨後便消失在黑夜中。



一切都著火了。巴帝斯特步履蹣跚地行走在火焰之中，尋找著敵人的蹤影。但他幾乎什麼也看不見。整座城鎮都化為了戰場，利爪組織的士兵就像怨靈一樣穿梭在煙霧中，紅色頭盔閃著光芒。他周圍的房屋早已陷入了火海，屋頂也正在崩塌。迴響在他耳際的只剩下槍聲和平民的慘叫聲。

任務一開始是按照計畫在進行的。他們在著陸之後，便一路順暢地朝著普拉亞黑幫的藏身處進逼。但直到他們抵達費南德茲的安全室時，才發現他早已跑得無影無蹤。

於是，庫埃爾瓦指示眾人搜查城鎮直至找到目標為止。他們也照做了，他們接連闖入各家民宅，大吼著要平民離開。但他們除了驚恐的平民以外一無所獲，巴帝斯特認為任務已經失敗了。灰心喪志的他來到戶外開始搜索這個區域。

就在此時，利爪組織的戰機突然殺出，並開始對城鎮開火。

蒙特克里斯蒂被轟炸得滿目瘡痍。巴帝斯特捲入了第一波的爆炸中，衝擊力把他甩回了屋子裡去。他的頭盔在這樣的過程中受到損傷，他索性把它摘了下來。當他重新站起身時，他發現有戶人家被困在建築殘骸底下。他奮力把他們給救了出來，並叫他們盡快去避難，但待他回到街道之時，等著他的已是被夷為平地的一片廢墟。正當他因此而分神時，這戶人家開始四處逃竄。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對著耳麥大吼道。「有平民捲入了我們交火之中！」

庫埃爾瓦隊長的声音從耳機的另一端傳來。「包括你也是，奧古斯丁中尉。」

「但是長官……」

「我們得讓普拉亞黑幫的這群渾蛋知道我們的厲害。他們如果不把費南德茲交出來，就得承擔後果。」

巴帝斯特看見了某個閃閃發亮的東西。他的同袍正在街道的正中央堆起搶來的物品。值錢的東西一個接一個疊了起來，其中也包括堆積如山的衣物。人民的財產以及各個家庭的傳家寶物被擠進一個個木箱裡。他的幾個同袍正在這堆物品中翻找著，隨意地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占為己有。達博岱二等兵大把大把地抓起珠寶，而馬澤則是拿起骨董硬幣朝他丟了過去。另一個名叫帕卡諾斯基的二等兵拿著一大疊兩千元比索的鈔票對著天空撒了出去，讓它們像雨一般地飄落在其他隊員的身上。與此同時他們開懷笑著，似是樂在其中。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燒焦的氣味。

巴帝斯特的右側突然有個什麼東西閃了過去。他迅速架起步槍，瞄向那個吸引住他目光的東西。透過煙霧很難看清那是什麼，但可以確定的是，有一個小小的身影走向了他。

「退後！」他吼道，同時勉力地在著火的地面上向前移動。

那個身影停了下來，此時巴帝斯特才發現原來那是個衣服已經變得殘破不堪的小女孩。她那明亮而憤怒的雙眼死盯著他，手裡還緊握著一顆石頭。他能夠從那雙眼睛中看到自己的倒影、看到那個摧毀了她家園的無名士兵。

巴帝斯特往後退，手上的步槍也跟著垂了下來。他轉身逃跑，穿過煙霧瀰漫的廢墟，尖叫声仍不絕於耳。



巴帝斯特驚醒，渾身冷汗的他喘著氣。他伸手去摸他的手機，差點讓它掉到旅館房間的地板上。亮著的螢幕上顯示出來著一串數字，上午 4 點 03 分。

那場夢依然在他腦海裡揮之不去。他彷彿還能聞到房子燃燒時散發出來的那股煙味。

他從床鋪下方拉出了一個箱子，掀開了蓋。裡頭是一套白到發亮的戰鬥護甲，以及一個織有醫護兵徽章的圍巾。他把靴子擺了開來，用手摸著上面那沉重的金屬外殼。兩隻靴子都搭載了動力裝置，藉以加強靴子的機動能力。為了確認靴子還能夠正常運作，巴帝斯特輕輕按壓了其中一隻，接合處隨即發出了柔和、令人安心的嘶嘶聲。距離他上次穿戴這些東西已經有好一段時間了，不過他的肩膀依然輕輕鬆鬆地就支撐起了護甲的重量，彷彿彼此之間有著老友般的默契。

巴帝斯特快速地收拾行囊，並把他的裝備斜背在肩上。他在啟程之前拿出了一支打火機。他以火焰輕觸信件的邊緣，並看著印在角落的利爪組織徽章慢慢 曲、皺起而後化為灰燼。



沃南·聖克萊爾的宅邸坐落在一個景色秀麗的位置，附近矗立著許多其他建築。這棟宅院搭起了三層樓高的房子，整棟建築看起來莊嚴宏偉，有著尖聳的屋頂、典雅的陽台以及華美的裝飾。對巴帝斯特來說，漆成白色的維多利亞式建築，在正午陽光的照耀下看起來宛如童話故事中的場景。

「你知道這裡以前曾是間歷史悠久的旅館嗎？」莫加一邊翻著導覽說明一邊說。他佔據了車後座的所有空間，他那兩把大號尺寸的槍則是躺在他的跟前。他們一路駛往前側大門，莫加那身沉甸甸的利爪組織戰鬥用護甲在路上不斷地發出碰撞的響聲。他那件印有鸚鵡的醜不拉噠襯衫不見了，但是太陽眼鏡仍然掛在眼前。「在那之前，這個地方還曾經屬於一個頗負盛名的政治世家，結果他們最終都用不同的方式慘死。這地方鐵定鬧鬼。」

「專心點。」小阮不客氣地說道。他身著一樣的黑色西裝與挺帶，穿搭的線條無可挑剔。巴帝斯特穿著他那潔白的戰鬥用護甲，坐在小阮旁邊的乘客座上，他的頭盔則是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我有預約，所以聖克萊爾知道我們要來。我們走進去，達成目標，然後就閃人。就是這麼簡單。」

巴帝斯特瞥了他一眼。「你親自上戰場的情況還真是少見。」他說道。



鬥陣特攻®

往事如昔



「有時不得不自己來處理工作。」小阮說。他在大門口處停了下來，把識別證貼到感應器上。在嗶的一聲聲響後，大門緩緩地打了開來。

在他們被帶入宅邸的路上，巴帝斯特察覺到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小阮在匯報中提到，沃南的警衛一部份是利爪組織的成員，另一部份則是從私人軍事服務公司那雇來的人手。但舉目所見的範圍內卻連一個利爪組織士兵的蹤影都沒有。小阮跟著引領他們的人走在最前面，巴帝斯特和莫加跟在後頭。巴帝斯特看了莫加一眼，莫加則是對他微微地點了點頭。

引領他們的人打開了一道道厚重的門，門後出現了一排排的書架。六個全副武裝的守衛在圖書館裡一字排開，但卻不見沃南·聖克萊爾本人。

莫加一個箭步上前，舉起能量盾牌擋在了小阮與守衛之間。殿後的巴帝斯特負責看守背面，在門於他們身後被甩上之際，他也已經拿好了步槍準備作戰。守衛舉起了武器，但最先開槍的是小阮，他抽出手槍的速度之快，就連巴帝斯特也開不清他的動作。其中一人一聲不響地倒在了地上。

緊接著襲來的槍林彈雨都打在了莫加的盾牌上，發出了滴滴答答的聲響，但盾牌並不為所動。巴帝斯特用他那熟練的槍法打出數發子彈，放倒了距離他最近的兩個守衛。接著他轉過身來，趁第三名守衛還沒來得及繞過莫加盾牌的防護，搶先一步撈倒了他。小阮又開槍擊中了一名守衛，之後瞄向最後那個還站著的敵人。

「停火——留這個人活命。」莫加說道，小阮點了點頭，稍微調整了手腕的姿勢。他的子彈貫穿了守衛的大腿，守衛大叫出聲並倒在地上。莫加放下盾牌向前走了過去，抓起那名守衛並大力地把他按在了書架上。其中一隻巨手環繞住他的脖子，使得他雙腳懸空踩不著地面。

「歡迎場面還真是熱烈。」巴帝斯特一邊說著一邊放下了武器。但他胸腔裡的心臟還在大力地跳動著。圖書館被搞得一團亂。「我猜猜看。這跟你那完美的小小計畫不一樣，是吧？」

小阮收起了武器。「是有可能。」他死氣沉沉地說道。他看起來因為事情出了岔子而心煩意亂，這讓巴帝斯特在心中暗自感到欣喜。「我原本是希望不會走到這般田地的。我們安插在這裡的人大概都死光了。」

「對了，你老闆人呢？」莫加像平常對話那樣問著被他固定在牆上的那名守衛。他被壓得就快要不能呼吸了。「噢，抱歉。我沒聽見你說什麼。我再問你一次。」他捏著他喉嚨的手抓得更緊了。

他很享受這樣的過程。在這種時刻，莫加那友善、爽朗的表象會消失，讓巴帝斯特得以看到潛藏在其底下那殺手一般的真面目。莫加善與惡的特質都有，這樣更添危險性。只有一個人能夠在他進入這種狀態之後把他喚回，那個人就是巴帝斯特。

巴帝斯特走了過去，把前臂靠在了牆上。「冷靜點。他應該是想告訴我們什麼。」他說。他把聲音放輕，專心一意地與莫加交談。他先前總是能慎選用字遣詞，一步一步地安撫他，但那已經是數年前的事了，而且莫加也變得更強壯了。

莫加轉過頭去看向他，雙眼吐露著暴戾之氣，那張臉極為陌生，沒有一絲令人安心的感覺。有那麼一瞬間，巴帝斯特感受到一股真實的恐懼，背脊不禁發涼。接著莫加笑了，原本緊握的手掌也鬆了開來。得救的守衛大口吸著氣。「是我不好。好了，朋友。聖克萊爾在哪裡？我們要找的是他，不是你。」

「他在自己的辦公室……頂樓。」守衛聲音沙啞地說道。



「謝了，老弟。」莫加開心地說道，手掌使勁捏下。守衛倒到了地毯上，一動也不動。

「為什麼每次都是在頂樓？」巴帝斯特咕噥道。在他和莫加還是戰友時，常常都要像這樣折騰一番之後才能把目標帶走。在他的大腦還沒反應過來之前，身體已經反射性地回到了以前的那種行動模式，並隨著過去的習性開始動了起來。就連在剛才莫加質問守衛時也是如此。

「剛才多虧有你，巴帝斯特。」莫加說道，一隻手拍了拍巴帝斯特的肩。他看起來很驕傲的樣子。「感覺就跟以前一樣，好像你從沒離開過我們似的。」

我正是害怕會這樣，巴帝斯特心想，並看向了四散倒在圖書館地板上的守衛。他向下瞥了一眼自己手上的槍。對巴帝斯特來說，要重拾過往、回歸以前的道路太容易了。他花了好多年的時間，試著擺脫從前的習慣，但這一切好像一夜之間就又悉數重返了，而且感受比以往還要強烈。是受到莫加影響了嗎？還是說這就是他的天性？

小阮拿了一個薄型的數據面板過來，投射出一個宅邸構造的全息影像。「我們得殺出一條血路。所幸過程中不用繞什麼路。直接從主樓梯上去就好。」

「沒辦法避開敵人嗎？」巴帝斯特問道，同時檢視著宅邸的構造圖。

「我可不要沿著陽台往上爬。」阮說道。「他們已經察覺到我們來了。我們得果斷且迅速地行動。盡可能利用路上的掩護，不要冒不必要的風險。」

「你是指我嗎？我怎麼可能。」莫加說道，並順手把那兩把巨大的槍從背上的槍套裡拿了出來。

巴帝斯特仔細研究著宅邸構造圖，尋找著有沒有乍看之下不會被發現的事物。也許是一條秘密通道，又或者是一扇隱密的門……他一無所獲，不過這並不代表毫無可能。

像沃南·聖克萊爾這樣的人一定會給自己留一條退路。

「怎麼了，巴帝斯特？」莫加看向他。「你看到什麼了嗎？」

巴帝斯特把視線從構造圖上移開，聳了聳肩。「沒什麼特別的。」他說。「我們快趁他們的援軍還沒來之前走吧。」

「聰明。」小阮說道，並踩過地毯上的屍體向前移動。



他們從主樓梯間一路向上突破敵人的防守，行經華麗的圓柱與進口的石雕。子彈把樓梯旁那精心雕琢過的扶手給打得粉碎。莫加的盾牌保護著他們，讓他們得以安然地持續向上推進。巴帝斯特和莫加一前一後，移動時彼此之間配合的默契，就像兩個長期並肩作戰的軍人。雖然兩人已經多年沒有共赴戰場，但他們絲毫不費勁地就找回了以前的那份羈絆。

「我很想你，你知道嗎。」莫加在如雷的槍聲下大聲喊道。他享受著作戰過程的每分每秒、細細品味著腎上腺素激發的快感。巴帝斯特的血液裡也同樣有一股刺激的感覺。「過去這幾年你幹嘛到處亂跑，要是我們可以一起天天做這種事那該有多好。你可別跟我說你並不懷念這種時光。」

他真的懷念嗎？如果嘴巴上說不懷念那是騙人的。他逃亡了數年之久，但是能夠在脫離利爪組織的情況下，在他熟悉的地方與可靠的夥伴共同奮鬥，是他心之所向。他加入加勒比海聯盟



的時候是如此，之後遇到莫加和其他戰友時也是。照顧圍繞在他身邊的人，讓他覺得人生充滿意義。

但利爪組織不同。這個組織要他做的事情掏空了他的靈魂。最終他選擇了離開，而他永遠也忘不了當初會這麼做的原因。

「小心你背後。」他沒有正面回應，只是喊了這麼一聲，並擊倒了一名正準備要朝莫加開槍的傭兵。

「我背後是由你負責的！」莫加笑道。他掃射盤據在樓梯最上方的守衛，使得他們紛紛趴下尋求掩護。他像匹脫韁野馬似地樂在其中。每次執行任務時，他都是這個樣子，都是個氣勢如虹的男子。

有你幫我顧後，沒有什麼事情是我們辦不到的，他曾經這樣告訴過巴帝斯特。你是利爪組織裡最好的醫護兵。可別讓我死了，由我來負責保護你。這樣我們就所向披靡了。

聖克萊爾的辦公室位在三樓長廊的盡頭處。牆上掛著巨大的肖像畫，畫中人物那充滿惡意的眼神直直地瞅著他們。這些掛畫令人厭惡。

巴帝斯特安靜無聲地向前走去，並對莫加點頭示意。小阮緊緊靠在另一側的牆上。莫加輕笑了一下，隨即用他結實的肩膀用力一撞破門而入。

辦公室內部的裝潢就如同這棟建築的其他空間一樣富麗堂皇，頭頂上方那片遼闊的彩色玻璃在地毯上映出了五彩繽紛的紋路與造型。沃南·聖克萊爾站在他辦公桌的後方，顫抖著的手裡握著一把左輪手槍。衣著筆挺、渾身掛滿金飾的他長相秀氣。但他那副蒼白、直冒冷汗的臉龐摧毀了他整體的氣質。「我知道你們為什麼來這裡。」他口氣平穩地說道。「我知道情況看起來不是這樣。但我發誓我對利爪組織沒有二心。」

「這麼嘛，就當我是信了吧。」莫加說道，並舉起了他那巨大的槍械，也架起了盾牌。他露出了一個狡猾而奸邪的笑容。

聖克萊爾扣動了兩次板機。子彈從盾牌上彈開，轉而擊碎了那幾面用來眺望戶外的法式窗。

巴帝斯特朝碎裂的窗戶看了一眼，隨後將目光移回聖克萊爾身上。「我勸你別這樣。」他搖了搖頭，如此地告誡著聖克萊爾。

此時小阮悄悄邁步上前，莫加則是跟在他身旁用盾牌保護著他。「你把我們引入陷阱。你還殺掉了我們部署在這裡保護你的兵力。」他咆嘯道。小阮一把從聖克萊爾手中奪過槍，並把它砸在了桌上。「我甚至還提早跟你預約過了呢。結果你還是給我造成了這麼大的困擾。你倒是給我個好理由，不然我現在就把你的頭給打爆。」

「我有你們需要的情報！」聖克萊爾匆忙地一口氣把話說完。「別開槍。我只是要拿那個數據面板起來給你們看看上面的資訊。」他動作緩慢、如履薄冰地伸手去拿桌上的那個數據面板。

巴帝斯特把槍的準星瞄在聖克萊爾身上，緊盯著他的一舉一動。聖克萊爾朝左輪手槍看了一眼，但他並沒有試著把它從小阮的手中奪回來。他只是啟動數據面板，並點選了上面的一個檔案。隨即浮現出一個金色的地球全息影像，在空中微微地轉動著。接著，地球影像上的各處開始出現一個又一個的光點。在地球影像轉動著的同時，各個光點上開始浮現出一張張人臉的照片。

不對，巴帝斯特反應了過來。那些不只是照片而已。那些是資料檔案。

一道沒聽過的聲音傳了出來。「各位探員，捍衛者需要你。此刻這個世界更需要我們。一起奮戰吧？」

「我在三天前收到了這個訊息。」聖克萊爾說。全息影像那金色的光芒照在了他的臉上。「這是傳送給每一位前任捍衛者成員的召回令。有人想要重振捍衛者。」

「你本來是捍衛者的人？」巴帝斯特十分詫異地說道。他從未見過捍衛者。他年輕時的夢想、他掛在孤兒院床前的招募海報、還有他相信捍衛者有朝一日會拯救一切的希望。如今他兒時的英雄就站在他面前，這個人為了自身利益，願意殘害自己的國家；寧可苟且偷生，也要背叛自己所屬的組織。

「我從沒上過戰場。我只負責處理一些事務，就像你那樣。」聖克萊爾朝小阮點了點頭。「捍衛者從來就沒有感激過我所做的事。那個組織從最一開始就走偏了，時間久了之後我發現，那個組織正從內部一點一滴地腐化。」

「所以你就順勢推了一把？」巴帝斯特喝斥。沒有一個組織是完美的；他自己心裡很清楚。但捍衛者理應為更偉大的理想而戰、為世界更美好的未來而戰，而不是與其他入共同沉淪。

聖克萊爾用鄙視的眼神看著他。「利爪組織的特務應該沒有資格批評我吧。至少你們的人願意器重我。在聯合國還沒解散捍衛者之前，讓捍衛者焦頭爛額了好幾年，幸虧我冒這樣的險也獲得了價值不斐的回報。」

莫加看向了巴帝斯特，一切盡在不言中。他們不都是為了錢、或是因為無處可去才加入利爪組織的嗎？

可是聖克萊爾不一樣。他有選擇的機會，卻選擇放一把火，在捍衛者陷入險境時坐視不管，如今還在豪華的辦公室裡大言不慚。「為利爪組織效力，替我自己爭取到捍衛者給不起的東西。現在換我用寶貴的情報來回報你們了。」

小阮伸出手撥動著地球影像。隨著地球影像旋轉，捍衛者探員的名字以及重要的資訊在空中顯現了出來。「我說啊。」小阮說，看著探員的臉龐一個個滑過他的面前。「你以為我們沒有這些資訊嗎？還是你以為你是我們組織裡唯一一位曾待過捍衛者的人？」

聖克萊爾臉色發白。

「好人真的是一個也不剩了。」莫加嘆了口氣，把他的第二把槍也拿到了手上。「就跟你說了吧，巴帝斯特。」

莫加先前曾經有一次對他說過這樣的一番話。他可能是對的。

聖克萊爾往後退了一步，腳碰到了他的辦公椅。莫加看了巴帝斯特一眼，臉上全是那狡猾的笑容。「好了。要由誰來動手好呢？你要嗎，兄弟？向小阮證明我沒錯信你吧。」

小阮對巴帝斯特揚起了一邊的眉毛。他正盯著看。他們都在看，靜待著他下一步的行動與抉擇。

巴帝斯特朝聖克萊爾靠近，走到了辦公桌後方。「我知道你應該要有什麼樣的下場。」他舉起了他的步槍小聲地說道。聖克萊爾絕望的表情落在了準星之上，他求饒的聲音迴盪在冷酷無情之人的耳際。

只要一槍，無數的罪行就會受到正義的制裁。聖克萊爾造成了如此多的傷害，還不願意對受苦受難的芸芸眾生伸出援手。就是他，才害得診所幾乎無從取得所需的藥品；就是他，才害得街坊鄰居無法得到妥善的醫療照顧。但是在他頭上開個洞，真的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嗎？巴帝斯特從來就無法冷血處決他人，就是還在利爪組織的時候也辦不到。一旦扣下板機，他就又要走上不歸路，重返他誓言要逃離的那個人生。一旦扣下板機，就再也無法回頭。

而他不要踏上這樣的道路。

巴帝斯特的手朝腰帶上的閃光彈摸了過去。有那麼一瞬間，小阮因為察覺了他的意圖而瞪大雙眼。巴帝斯特把閃光彈丟在地上，刺眼的白光瞬間在房間裡炸裂開來，伴隨在後的是一道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小阮和莫加發出的聲音盡數消失在這樣的響聲中。

巴帝斯特把數據面板從桌上一把抓起就往身上的夾克裡塞。他環繞住聖克萊爾的腰際，不去理會他那因為受到驚嚇所發出的慘叫。「抓緊了。」巴帝斯特說道，啟動了他靴子上的動力裝置。靴子的外殼合攏，在巴帝斯特跳起身子時提供了一股強大的向上推力，直直地把他送往上方那面由彩色玻璃構成的天窗。他舉起一隻手臂，擋住自己的臉。

在一聲槍響後，他的左臂感受到一股劇痛。他差一點就抱不住聖克萊爾了。他不用看也知道是誰開的槍，要不是他走運的話早就魂歸西天了。巴帝斯特和聖克萊爾一起衝破天窗。他們穿過碎裂的彩色玻璃雨，來到了屋頂，剛一落地時還在磁磚地板上跌跌撞撞了幾步。從這裡往周圍看去，聖克萊爾宅邸後方那茂密的樹林看起來是他們最大的希望。

沒時間休息了。巴帝斯特抱緊聖克萊爾跳下了屋頂，筆直地朝樹林前去。而屋頂幾乎在同一時間就被一陣槍林彈雨給打成了碎片。巴帝斯特落在樹木之間，在降落的過程中撞到了幾根樹枝。聖克萊爾開始碎念，於是巴帝斯特舉起了一隻手蓋住他的嘴巴。「別說話。」他低聲說道。正當聖克萊爾點頭、睜大眼睛之際，巴帝斯特冒險回首瞧了一眼。

莫加站在落地窗後面掃視著樹冠。每一面玻璃都蕩然無存、被他那兩把巨型槍枝無情的砲火給打得粉碎。「巴帝斯特。」他大聲呼喚。「兄弟，我只是想跟你談談。」他的雙眼有一小段時間停留在了巴帝斯特用來藏身的掩體上，巴帝斯特不敢呼吸。這一剎那對他來說幾乎是永恆。

小阮也走入了巴帝斯特的視線範圍內，喊著一些巴帝斯特聽不清楚的話。他看起來十分憤怒，整張臉皺在了一起。他們相視了一會兒，接著小阮收起了武器，消失在巴帝斯特的視線中。

「你這樣只會給自己更多麻煩而已。」莫加的聲音透過窗戶傳了下來。他轉身離開了窗戶邊，而巴帝斯特則是移動進了地面上的樹叢中，聖克萊爾緊跟在他身後。



四年前：

巴帝斯特的肺因為煙霧而隱隱作痛。他蹲在一艘漁船的邊上，解著它與地面相連的那條繫泊繩。碼頭沒有半點聲音，只有遠處那炙熱火焰所發出的橘色光芒撒在水面上閃閃發亮。

「你該不會這麼快就要閃人了吧。」一道熟悉的聲音傳來，巴帝斯特的動作隨之停止。「好戲才正要上場呢。」

莫加站在碼頭的另一側，沒有戴頭盔。他身上的護甲燒了焦，上面還有著被子彈打過的痕跡。灰頭土臉的他露出了潔白的牙齒，給出了一個豪爽的笑容。他的槍瞄準著巴帝斯特，蒙特克里斯蒂則是在他身後熊熊燃燒。

巴帝斯特緩慢謹慎地站起身。「我是不會回去那裡的。」他說道。「庫埃爾瓦說好不會傷到平民。」

莫加搖了搖頭。「你居然天真到相信他說的話？睜大眼睛看看吧，巴帝斯特。我們就是靠這種事吃飯的。」他敞開了雙臂。「記得馬卡蒂嗎？還有在新加坡那次？還是你這麼巧剛好忘了那幾次都發生了些什麼事？」

「庫埃爾瓦跟我們說那幾場任務是必要的。」巴帝斯特自知理虧地說道。但他其實早在當時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他只是不想面對而已。從莫加的表情來看，他也心知肚明。

「他當然會這麼說。而那幾次任務也顯然是師出無名。但誰在乎呢？我們已經陷得太深了，巴帝斯特。」他那凌人的氣勢短暫地消失了一會兒。海邊除了他們兩個站著，沒有其他人影。在他開口說話時，周圍一片死寂。「世界上沒有好人。你不是，我也不是。我們只能盡可能地享受人生、遊戲人間。」

但這一切一點也不叫人享受。殺人、劫掠等等的這些事。巴帝斯特只有感受到一股令人作嘔的恐怖。

莫加沿著碼頭走向了他。巴帝斯特掏出槍瞄向莫加，莫加隨即止步。「我是不會回去那裡的。」他重複說了一遍。「你得先殺了我。」

他們兩人沒有再說話；只有海浪拍打的聲音，以及遠處火焰所傳來那微弱的劈啪聲，就這樣過了好一段時間。巴帝斯特的耳機傳出了聲響，從莫加把頭側過去的樣子來看，他也接收到了同樣的訊息。

「奧古斯丁中尉，回答！」庫埃爾瓦隊長以嚴厲的口吻說道。「莫加，你找到他了嗎？」

巴帝斯特的心臟在胸腔裡劇烈地跳動。他不想對莫加開槍，即便他成功放倒了他，也絕無可能戰勝其他隊員。要是莫加出賣他，一切就全完了。他就死定了。

莫加與巴帝斯特對視了良久。最後他還是舉起手抓過耳麥。「沒看到他，隊長。」他不疾不徐地說道。「我這就回去，完畢。」

「收到。」庫埃爾瓦說道，之後耳機裡就沒再傳出聲音。

莫加放低了武器。「我知道你是不會對我開槍的，巴帝斯特。」他說道。「把你的步槍拿開吧。」

但巴帝斯特並沒有把槍放下。「你為什麼那麼說？」他問道。

莫加聳了聳肩。「我喜歡你這個人，巴帝斯特。你有某種特別的地方。而且我可不想把你的屍體一路拖回去那邊，因為你重死了。」他伸展了一下筋骨。「去吧。但別忘了，你欠我一回。你準備好回來的時候再打電話給我吧。」

巴帝斯特向後退，視線依然停留在莫加身上。信守承諾的他並沒有企圖阻止他離開。「謝謝。」他小聲地說道。他不知道莫加有沒有聽到，不過他也顧不了這麼多，而是馬上準備啟程。他發動馬達離開了碼頭，留莫加一人隻身站在海邊。



巴帝斯特到達港口前，就已經甩開了身後的追兵。聖克萊爾的守衛們不像他這麼瞭解這座城市，莫加和小阮也是。幸好聖克萊爾發現了巴帝斯特是他活著脫逃的最大希望，決定不再反抗。

巴帝斯特溜進了一間倉庫裡，聖克萊爾跟踉蹌蹌地跟在他身後。巴帝斯特肩上被阮小射中的地方仍隱隱作痛著，他把自己的圍巾當作繃帶包紮了傷口。巴帝斯特小心翼翼地穿過裝著咖啡與芒果的木箱，直到抵達放在倉庫最後面的藍色桶子那裡。他移開桶蓋，把他稍早藏在裡面的袋子拿了出來，這是他在與莫加和小阮碰頭的幾個小時前放進去的。

他叫聖克萊爾躲在幾個大型貨櫃後面，手中拽著一瓶水的。「交換條件是這樣的。」巴帝斯特把腳放在附近的一個木箱上。「你在這裡等幾個小時，待風頭過了之後，我會派人來把你接走。他們會幫助你離開這個地方。作為回報，你要免費為這個國家的每間診所提供他們所需的各種資源。你意下如何？」

聖克萊爾面無血色。他似乎根本就沒有在聽巴帝斯特都說了些什麼。剛經歷生死關頭的人會變成這個樣子很正常，巴帝斯特心想。



巴帝斯特在聖克萊爾的面前彈了幾下響指，嚇了聖克萊爾一跳。「嘿，你意識還清醒嗎？」聖克萊爾終於又能開口說話了。「你要什麼都給你。拜託救我離開這裡。」

巴帝斯特聳了聳肩。「你會不會照做，要看你自己。我相信你是個一言九鼎的人，但要是你不守信用的話，我就會把你的藏身地點告訴利爪組織。」

當巴帝斯特轉身要走時，聖克萊爾抬高了音量。「你當時為什麼不開槍殺了我？」他問道。

巴帝斯特停下了腳步。「你不值得我弄髒雙手。」他說道，接著便離開了倉庫。

港口旁停泊著幾艘商業漁船，它們隨著海浪微微地上下起伏著。堆在旁邊那一箱箱的貨物正等著被運到船上。巴帝斯特直直地朝私人船隻停靠的區域走了過去，在一排融合能充電站最邊邊的地方選擇了其中一艘船。這些船隻漂浮在水面上空一點點的地方，不斷地發出一股嗡嗡聲。

「嗯，這個景象看起來好眼熟啊。」他身後傳來了這麼一句話。莫加沿著碼頭漫步著，陽光灑在他的護甲上。他毫不費力地舉起了他的槍。從他那乏力的語調中，似乎有股經歷戰鬥後因為腎上腺素褪去所產生的反差。「我放你走過一次了，巴帝斯特。你知道我沒辦法再放你走第二次。」

巴帝斯特注視著他。他的內心警鈴大作，身體不斷躁動。「小阮人呢？」

莫加聳了聳肩。「誰知道？可能還在宅邸那裡收拾殘局、一如往常地對周遭的人感到失望透頂吧。我一直提醒他，他那張臭臉總有一天會定型、回不去的。」他舉起了槍，巴帝斯特見狀立即躲避。子彈嵌進水泥地板，撕碎了附近的木箱。芒果散落一地，巴帝斯特蹲伏在貨櫃後方，碎屑濺到了他的身上。

巴帝斯特雙手緊緊握著他的步槍。莫加這回是來真的。「我還以為你是要把我活捉回利爪組織呢。」他大聲喊道。

「我是想這麼做啊。」莫加說道。他的聲音又回到了先前那個充滿暴戾之氣的狀態。「可是看起來沒辦法這麼簡單就說服你。我們還有機會導正這一切。」

「真沒想到你居然會說出這種話。」巴帝斯特說道。他冒險從貨櫃旁探出頭瞄了一眼。隨即他就被無數發的子彈給逼了回去。他心跳如雷，數著剩餘的彈藥量。顯然他擁有的子彈數比莫加要來得少很多。

「對了啊，我聽說了庫埃爾瓦隊長和他那些夥伴的事。真是太遺憾了。」莫加喊道。他那沉重的腳步聲沿著碼頭步步進逼。

他們的老戰友犯了錯誤，他們選擇一個接一個地輪流找上巴帝斯特。庫埃爾瓦是最後一個。

「是嗎？」巴帝斯特喘著氣，背緊緊地貼在貨櫃上。

莫加子彈耗盡了，他重新裝上一條新的子彈帶，發出了一聲巨大的金屬喀啦聲。「才怪，我一直都很討厭他。」

一波子彈又襲了過來，打在巴帝斯特身旁的水泥上，讓他大罵出聲。彈殼灑落在他附近的地板上，發出了清脆的響聲。從這裡是到不了船上的，而且時間就快要不夠用了；聖克萊爾的部下隨時都有可能趕到。

他的背上有個扁平圓形狀的東西，他把袋子繞過肩拿到了身前。等一下。他打開袋子往裡面摸索，拿出了一個圓盤形狀的裝置。他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打造這個東西，雖然還只有雛型，但也許……

「停火！」巴帝斯特喊道。「我這就出來！」他屏住呼吸，把一隻手向外伸了出去。他看子彈沒有打過來，便緩緩地從貨櫃後面走了出來。

莫加戴著太陽眼鏡，在幾碼外的地方等著。他的武器仍然對準了巴帝斯特。海風吹動他的頭髮，他又露出了那副豪爽無比的笑容。「終於想清楚啦，兄弟？」

「不算是。」巴帝斯特說道，並從貨櫃後方快速地抽出了他的步槍。他把那個圓盤丟到了空中，緊接著便朝莫加身旁的融合能充電站開火。

這股爆炸產生了一股向外的衝擊力。碼頭中央的一切全炸了個飛天，一塊塊破碎的水泥如雨一般降在旁邊的海面上。有些碎片則是撞在附近船隻的甲板上，不堪衝擊力的船隻紛紛翻覆。盤旋在上空的海鷗驚叫著四處逃竄。

待煙霧散去之時，莫加已經不見蹤影了。巴帝斯特倒在碼頭的其中一側，身負重傷但仍有呼吸。空中那個還是雛型的裝置嗡嗡地響著，在他周圍放出了一個保護著他的能量力場。在剛才的那場爆炸中，正是這個東西保他活命的。

「這玩意兒有用，真是太好了。」他有氣無力地說著，並按下了裝置上方的按鈕。裝置停了下來，環形的能量力場也隨之消散。他拿起圓盤，一跛一跛地走向其中一艘沒有被摧毀的船隻，那是一艘停泊在碼頭最遠處的奢華遊艇。遊艇的背面漆著斗大、字體漂亮的聖克萊爾字樣。

巴帝斯特輕輕鬆鬆就切斷了繩索、拉出了充電線，用點火裝置發動引擎更是易如反掌。巴帝斯特把手放到方向盤上，回過頭去看後方。港口空無一人，沒有看到莫加，也沒有看到傭兵部隊。

「假期就這樣泡湯了呢。」他咕噥道。在他熟練的操作下，遊艇駛出了碼頭，直奔大海而去。



巴帝斯特離開和平港後，連續開了整整一個小時的船，這才鬆卸下來。遊艇在水面上劃出一道波痕，引擎嗡嗡作響。大海在他四周延展開來，譜出了一望無際的藍。海風中挾帶著自由的味道。

他脫下了戰鬥用護甲，袋子裡拉出了醫療箱。他渾身是傷，但是他還活著。「還撐得住。」他自言自語道，伸手在醫療箱裡尋找縫合傷口的工具。「就跟那次在馬卡蒂的時候一樣。」

正當巴帝斯特在聖克萊爾遊艇上的冰箱裡搜刮食物時，他感覺到手機傳來的震動。驚訝的他拿出手機來查看，發現這邊居然收得到訊號。巴帝斯特坐了下來，手中握著手機，思考著應該要跟蘿賽琳說些什麼才好。如果她還沒聽說的話，也很快就會知道聖克萊爾遭遇了什麼事。他

有好多話想要跟她說，但多數的內容都不安全；利爪組織肯定在監聽她的通訊裝置，希望能藉此找到他的下落。他沒辦法告訴她何時會回去，也無法與她分享他即將要去哪裡。

最後他用手指敲打著螢幕並送出了一段訊息。

嘿，小蘿。我把聖克萊爾留在碼頭旁的一間倉庫裡。他答應會免費提供診所需要的藥品，藉此來換取一張離開城鎮的機票。派個人去跟他達成這場交易吧。如果他找你麻煩，就提醒他，我們之間有個約定。

巴帝斯特猶豫了一會兒，決定再傳送一則訊息。

自己小心，好嗎？

但願利爪組織不會跑來追殺她和其他人。巴帝斯特的腦海中閃過蒙特克里斯蒂陷入火海的那段回憶。不，他們應該會選擇監視著診所的一舉一動，躲在暗處等待時機，等著他有朝一日回去探望。得要等上很長一段時間，才有辦法安全回去那裡了。

莫加和被那場爆炸摧殘的碼頭湧上了巴帝斯特的心頭。雖然沒有看見莫加的身影，但以他對他的瞭解，他八成還活著。這麼想也許不明智，但在巴帝斯特的內心深處是希望他有活下來的。

巴帝斯特啟動聖克萊爾的數據面板，地球的全息影像跳了出來，捍衛者探員的資料隨即出現。他們的真實姓名、代號還有重要資料都在上面。他用一根手指頭撥動地球，仔細閱讀這些檔案。他在中東地區那個地方看到了一張熟識的臉孔：那是一位他在委內瑞拉參與人道救援時所遇見的金髮女性。在他不得不離開那裡之前，他們兩個曾合作過近一個禮拜的時間。她身上所散發出了冷靜、穩重的氣質，並且懷著自信，讓他想起了蘿賓琳。她的捍衛者檔案上面寫著：慈悲。探員編號：3945\_46。真名：安琪拉·齊格勒醫生。狀態：無活動。

他記得曾在招募海報上看過慈悲，但是那個捍衛者特務展著金色翅膀出現在戰場上，而齊格勒醫生在臨時搭起的醫療用帳篷裡忙進忙出、指揮眾人，救治傷患兩人看起來一點都不像。如果她曾經是捍衛者的探員，那麼她肯定也有收到召回令。

巴帝斯特輕觸了一下地圖上的發光標記，顯示了她最後已知的出沒位置。他原先以為捍衛者已經解體了，不過也許還有一線希望。如果利爪組織也打算去找齊格勒醫生，那麼他就必須前去告訴她。他需要點協助才能找到她，幸運的是，他恰好知道要找誰幫忙。

巴帝斯特點開了他手機裡的加密應用程式、輸入一串密碼，點擊了螢幕下方的呼叫按鈕。這通電話只響了兩聲，另一頭那裡就傳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嘿，小子。好久不見了呢。」

「嘿，駭影。」他看著齊格勒醫生的檔案說。「妳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

完











**BLIZZARD**<sup>®</sup>  
ENTERTAINMENT